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平凡人生

保洁员老赵

○戴文华

我经常到小区检查环境保洁工作,与保洁员接触较多,印象最深的要数清运垃圾的保洁员老赵。

夏日,保洁员上工较早。我有时清晨去小区,总是看到老赵站在垃圾箱旁,使劲地用铁锹将垃圾箱里的垃圾一锹锹铲到拖拉机拖箱里。

天刚亮,路上还没有多少行人,小区静悄悄的,只听到老赵扫垃圾的"哗啦哗啦"响声。他身穿印有"小区保洁"字样的淡黄色马甲,肩上披着一条湿毛巾,花白的头发和黑里透红的脸上沾着灰尘。他弓着身,聚精会神地铲垃圾,吃劲了,就用毛巾擦擦脸上和身上的汗水,然后蹲着,歇一会儿,又继续铲垃圾……

清晨的阳光在老赵的身上闪来闪去,他一会儿扫垃圾,一会儿使劲地铲垃圾。我走近他,老赵没有抬头,仿佛没有看见我,依旧不紧不慢地铲垃圾。我靠近拖拉机,他才抬头看了我一眼。

老赵60岁出头,4年前被社区聘为保洁员,每月工资4000元,承担20多个垃圾箱、桶的垃圾清运任务。

多年来,老赵每天天不亮或天刚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后,带上铁锹、扫把、药水机,还有一条黄毛巾,开着拖拉机到包干区域清扫、清运垃圾。他工作认真负责,垃圾铲上车后,还把每一个垃圾箱、桶和四周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喷洒消毒药水,消杀苍蝇。

小区附近工厂和市场多,夜间经常有人将大量的生产生活垃圾偷倒在垃圾箱、桶四周,有的地方垃圾堆成小山,老赵不怕吃苦,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每天要运十多车垃圾。

老赵爱护环卫设施像爱护自己的拖拉机一样,有的垃圾箱外表脏了,他坚持用水清洗,用石灰水刷白;有的垃圾箱门、盖坏了,他自带工具修理……

去年麦收季节,为了不耽误家里收麦,他天不亮就起床进小区运垃圾,拖箱装满后运往垃圾收集站,这时天才蒙蒙亮,他突然发觉脑后一阵冰凉,手一摸,是一条蛇从拖拉机后箱爬到了他后背上……

老赵除了运垃圾、清洁和修理垃圾箱外,还负责垃圾箱、桶以及四周的消杀工作。他经常穿着下水裤,下河打捞漂浮物和水花生。他的保洁范围,常年看不到暴露垃圾,无杂草杂物,无乱堆乱放,达到垃圾日产日清,道路清洁、河水清澈、环境优美。

日月如梭,无数个日子,我总是从老赵身边经过,我们相互热情地打招呼。我被他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由最初的不在意,渐渐地注意起来:他头上的白发在晨曦中闪烁着无数个光点,身上始终沾着灰尘,粗糙的双手紧握着铁锹,平平稳稳地一锹一锹将垃圾箱、桶里的垃圾铲到拖拉机拖箱里。数年如一日,他从春天铲到夏天,从夏天又铲到冬天,风里来,雨里去,早晨出门,中午回家,老赵,黄毛巾,拖拉机,铁锹,药水机,整洁的垃圾箱、桶,成了我常看到的一道社区亮丽风景。这风景,让我从点滴的时光中领略了小区保洁员的艰辛。

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去小区,走了好长一段路程,竟然听不到路边的铁锹声和拖拉机的"突突"响声,看不到老赵运垃圾的背影,感到很失望。

经打听,老赵病倒了。他到医院挂水,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早晨我到小区,又看到老赵运垃圾了。

伯劳的家园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生活素描

卖烧饼的老夫妻

○冷文英

有对年近八旬的老夫妻,在公园后门摆摊卖烧饼,生意特别好,他们的烧饼现烤,个大,闻着香,吃着脆,一元一个。

他们每天中午出摊,傍晚生意最好,放学的孩子,下班的人……排起长队,夫妻俩一个只顾做,一个连烧带卖,钱基本不过手,大家都是在旁边的盒子里自放自找。有人开玩笑,拿两个饼子,没放钱,老头咧嘴嘿嘿笑了笑,几颗黄黄的牙齿摇摇欲坠,脸上布满皱纹。老太太说,没事。好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习惯了,因为第二天或隔几天,没放钱的人会把钱补回去。

我和他们相识在十多年前,我带三岁的儿子逛公园,眨眼工夫,儿子跑不见了,我急得到处找,当心急火燎地找到公园后门时,远远地瞥见儿子坐在烧饼摊的小凳上,美滋滋地吃着烧饼。原来他们看见我儿子单独一人往公园外走,连忙拉住孩子,安顿好孩子,等大人来找;我感激涕零,想酬谢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肯收:"小事,换作任何人都会这么做,正好看见了,如果没注意到就麻烦了,下次看好孩子。"自此,我经常光顾烧饼摊。

烧饼摊旁常常聚满了人,得空,老太太喊声:老头子,歇会儿。"好嘞。"老头拿出烟吸上。那手关节粗大得好像弯不过来,枯柴般的手上青筋突出。"让你歇会儿就抽烟……"老太太开始唠叨。

顾客边吃烧饼边闲聊。

"摆摊累吗?"

"不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老头打趣道,"不累是假,但我喜欢干活,年纪虽大,干点活,身体舒服。"

"几个娃?"

"三儿一女。"老头乐滋滋地抽着烟。

"好福气。"

"现在好喽,娃都成家立业了。娃还小时,吃饭上学开支大,经济困难,老伴年轻时跟我吃了苦。"

"现在该享福喽!"

"子女让我们休息,不让摆摊。但我闲不住,干活上瘾,还让老头陪着做烧饼。"老太太开心地笑道。

"再说吃烧饼的人经常念叨,几天没见,卖烧饼的老头哪儿去了?就冲这,我也得天天出摊。"老头说话挺幽默。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收摊回家。

一辆三轮车、一把遮阳挡雨的大伞、一个烤炉、一个案板、一摞塑料凳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老头骑上三轮车高喊:"老伴,回家喽。"

"你慢慢骑,我跟着走。"

夕阳如酒,醉了天边的晚霞,照在老夫妻的身上,把他们满头白发染成了金色。他们结伴而行的背影,仿佛告诉我,平凡中的陪伴,最温暖。

盐阜风物

洋岸萝卜

○孙继中

"洋岸萝卜喊一声,好吃的婆娘往外奔"。耳熟能详的童谣常忆常新,究其喊一声,是萝卜拟人化的叫呢,还是卖萝卜的吆喝?不得而知。不过我知道初孕的女人是想吃呢。总之,说明洋岸萝卜好吃。

早先,街边小摊有得卖,东乡刚起的萝卜放在水里一泡,刷干净泥与黑斑,一个刚出水的"美人"呈现在眼前。羊脂玉般皮肤,细腻而又温润,头顶短而粗的碧色秀发下面一个雪白大团脸,拖着长长的细腿。可真美得你不愿下手。用刀去掉缨子,横一刀不到底,手腕一拧,还有一半自然裂开,再竖一刀一分四瓣。这时掰开一瓣剥去皮,看一眼果肉就嘴角生津。咬一口水滋滋的、甜津津的、脆绷绷的,同时又带点麻辣。嚼起来咯吱咯吱地响。人称"白粒子"。

年轻时有幸落户洋岸,才知道萝卜好吃离不开水土。出城向东过范公堤就是广袤的沙质地。大雨过后地上无积水,表面平滑,晴日太阳照上去地面忽闪忽闪的沙粒反着光。光脚走上去细滑舒适,偶有蛤壳硌脚。

下乡的第二年,收过玉米的自留地,上过基肥一耕一揉,萝卜种一撒,等待一场雨过后。细嫩的缨叶扑棱棱地向上冒,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争着看看这五彩缤纷世界。

清晨我最喜立在田边低头看那碧翠嫩叶挂着露珠。霞光透过云层洒落在田地里,刚睡醒的缨子被照得花了眼低着头。露水滋润着叶子,随着太阳光的照射逐渐被洇干。绿叶挺直了腰杆,张开笑脸。眼前的景致,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愉悦感。

要不了几天,稚嫩的幼苗就像幼儿园中小朋友喜欢扎堆"挤麻油"。这时需要间苗了,密集地方变稀疏,好让它们长个子。最好这时再上一次肥,旱了再浇几次透水。十几天过后就能看到萝卜探着半截身子羞羞答答地挨个向上冒。未等长足就要收了,因为季节不等人,这季萝卜是在夏收和秋播之间偷来的半季庄稼。

收获时节可真欢乐,左手拔萝卜右手扭缨子,有大有小两麻袋。大个腌萝卜干,小个放瓶里酱油一泡送给父母亲。瓶一开香气扑鼻,极好的饭中佐菜,喜得母亲合不拢嘴。

有一次生产队里农民上城购物顺拢我家。母亲做了道菜,把萝卜切成块,在砧板上一拍,撒上细盐出焯水,加上白糖炝下,倒上香醋,糖醋萝卜端上桌。吃得几个人连声叫好:"我们长萝卜的人还不知道呢,城里人真会吃。"

萝卜品种很多,有青头,有紫心,还有不到一尺的长老婆萝卜。这些我都不看好,认为不是当地正宗。谈到正宗,除了"白粒子"还有一种春末夏初的杨花萝卜。个头不大,长脸盘,红皮白肉,不去缨子就像披发秀女,真可谓"绿肥红瘦"。那可好吃了,咬一口嫩滴滴的,隐隐甜味留在齿间,一点都不麻。如果说"白粒子"好似唐代美女子,那么杨花萝卜则是宋时桑姑娘。

看到资料才知道萝卜是菜蔬中营养丰富的佳品。在古代诗经《尔雅·释草》中就有记载。宋朝大诗人苏轼有诗赞美萝卜,其诗《撷菜》"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诗中芦菔即是萝卜,生长旺盛,新鲜的蔬菜口味不输鸡肉猪肉。

优质洋岸萝卜培育出一个全国闻名的萝卜之乡。在洋岸十年余,虽然没有像萝卜那样落地生根热热闹闹,但洋岸也可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

往事如烟

芭蕉扇下的时光

○姜燕

小时候,家里大大小小的芭蕉扇有数把,每把扇子的边缘母亲都细心地用布包了边,它们是我童年夏天里最温暖的记忆。

童年的夏天,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扇风纳凉都靠一把芭蕉扇。晚饭后,家人、邻居坐在门前的椅子或竹床上纳凉。我那时人小,躺在竹床一角,看星星,手上的扇子扇几下,就觉得胳膊酸了,不愿意扇了。奶奶见了,一把大芭蕉扇摇开来,凉风从扇下升起,我整个人都被包裹在扇子下似的,蚊虫也被驱赶得远远的。舒服惬意的我,在奶奶的扇子下,倦意袭来,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到奶奶还在那摇着芭蕉扇,只是动作放缓了,轻柔地摇动着。奶奶累了,头一会低下去,一会又勉强抬起来,却强撑着不去睡觉,她手里的扇子在如此困倦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停过,一下一下为我扇风赶蚊子,在闷热的夏天里,给了我一方清凉世界。我看到奶奶那样,鼻子酸酸的,让奶奶赶紧回屋睡觉,说我已经不热了,也要回房间睡了。奶奶这才放下扇子,看我进了房间上了床,给我掖好蚊帐,自己才去休息。

奶奶的芭蕉扇,扇出来的风是柔和的,爷爷的芭蕉扇,扇出来的风却是刚劲的。夏天即使什么也不干,只站着或是坐在那也出汗,更何况我小时候是个安静不下来的野丫头,经常上蹿下跳、捉虫赶蝉,累出满头大汗。爷爷看我脸热得红红的,常会叫我过去,笑眯眯地说:"来,我给你扇扇。"于是大手一挥,一股凉风扑面而来,这劲道,让我想起雷雨前的大风。爷爷边摇扇子边问我:"凉快吧?舒服吧?"我笑着直点头:"嗯,太凉快了,还是爷爷有力气,扇出来的风够大。"爷爷听了,一脸宠溺的笑容,扇得更大力了。

奶奶忙碌的时候,妈妈又成了那个给我扇风驱蚊的人。她和奶奶有着相似的动作,也会像奶奶那样打瞌睡,小时候不懂她的劳累,看她打瞌睡的样子,还笑着叫她:"妈,妈!"妈妈常抱歉地笑笑,继续给我扇风。夜深了,妈妈让我回房间床上躺着,她在我旁边轻轻哼着歌谣,芭蕉扇仍旧在那轻轻摇着,我便在徐徐的风中进入了梦乡。睡得香甜,妈妈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反正醒来的时候蚊帐夹得好好的,里面一只蚊子也没有,爱花的妈妈还在我枕边放了一朵栀子花。

如今,爷爷奶奶已经作古,妈妈也老了,家里的芭蕉扇早无从寻觅,代替芭蕉扇的是空调和电风扇,可我却时常在炎炎夏日里想起童年时那些包了边的芭蕉扇以及扇下温情的时光。

和谐之声

有一种善意叫不问

○王永清

侄女随父亲去参加一个亲戚宴会,席间有一位亲戚知道侄女今年高三毕业,就一直追问她考了多少分。侄女考得不太理想,有些难为情,便含糊回答道,没考太好,只能上普通学校。没想到那个亲戚仍穷追不舍,报的是什么学校,不是好学校读出来找工作不容易呀……因为这个亲戚不依不饶地打听,侄女对其厌烦到极点,整个饭局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在别人遇到尴尬的时候,不刨根究底,不过分"热心",选择沉默就是一种善良。小娟前段时间情绪低落,原因是老公有外遇了。大家知道后都避而不谈此事,邻居李姐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见到小娟就替她鸣不平:"你老公真是猪油蒙了心,不知看上那女的哪一点,你也不能太软弱!"小娟脸气得通红,李姐似乎没看出来,仍喋喋不休:"不能便宜了他们,要不要我们帮你去她单位闹一场?替你出口恶气。"小娟终于忍不住了,生气地说:"我家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用不着你操心!"

李姐闹了个大红脸,事后还嘀咕:"我这是为她好,可她不领情,好心当了驴肝肺。"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想说的事,更不愿意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可总有些人,以"好心"为名,出于窥探或某种心理,只顾自己问得痛快,而不考虑别人内心感受。如此做法,不仅伤害了别人,也暴露了自身修养不高。

同事小陈说他最怕过年回老家,每次回去后七大姑八大姨必定围上来"查户口":"你们老师工资涨了没,一个月能拿多少?""谈了女朋友没?""什么时候买房?""年纪轻轻就没考虑换个工作?"……你若不回答或表现得不开心,她们还会理直气壮:"别怪阿姨多嘴,阿姨都是为你好啊!"

不问,能体察别人的难言之隐,暖心地维护他人自尊,不让人难堪,就是最大的理解与关心。

在一期《朗读者》节目里,节目组邀请了徐静蕾过来朗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徐静蕾几次"哭得不行"。面对崩溃大哭的徐静蕾,董卿并没有为了节目效果,进一步去追问她崩溃的原因,因为人人都有一些深藏于内心的秘密,不愿意为外人所知。很多时候,不追问就是一种为人有分寸的善良。

作家刘白羽的儿子因心脏病在上海住院,巴金和夫人多次去医院探望,但他们从来不问孩子的病情。因为巴金知道,刘白羽儿子的病,是刘白羽心头最深的痛,无论谁提起,都会引起一阵悲伤。每次去,刘白羽都会紧握巴金的手,一再表示感谢。巴金淡淡地说:"没什么,我正好有空,只想着陪你坐一坐。"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真正关心你的人,不会大张旗鼓地喧哗,不会去触碰对方的伤口,而是默默陪伴,等待对方走出困境。顾城有句诗写得很美:"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漫 画

"画大饼"　新华社 发

平凡人生
生活素描
盐阜风物
往事如烟
和谐之声
漫 画